

精神分析研究

第四辑



JING SHEN FEN XILYAN JIU



1911年10月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精神分析研究

第四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分析研究. 第4辑/霍大同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798-7

I. ①精… II. ①霍… III. ①精神分析—研究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3510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精神分析研究

第四辑

霍大同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798-7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 58.00 元

主编

霍大同 谷建岭

副主编

居飞 秦伟 严和来 尹立 郑禹

编委

蔡婷婷 姜启壮 姜余 李锋 李娜 刘瑾 罗正杰 潘恒

石岩 陶杏华 许丹 杨春强 张涛 赵旻

本期执行编委

谷建岭 刘瑾 金伟闯 张沙沙

目 录

纪念米歇尔·吉布尔（Michel Guibal）先生专题

中法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高级研讨班讲座

.....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1)
第一讲 介绍.....	(3)
第二讲 记忆.....	(8)
第三讲 重复.....	(13)
第四讲 爱与恨.....	(17)
第五讲 转移.....	(23)
第六讲 压抑.....	(28)
第七讲 阉割.....	(34)
第八讲 原始场景.....	(41)
第九讲 精神分析的局限.....	(47)
第十讲 再见.....	(53)
后记.....	(57)

“创伤理论”专题讲座

.....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59)
第一讲.....	(61)
第二讲.....	(65)

第三讲·····	(70)
第四讲·····	(74)
第五讲·····	(79)
第六讲·····	(87)
第七讲·····	(95)
第八讲·····	(101)
第九讲·····	(108)
第十讲·····	(116)
第十一讲·····	(120)
第十二讲·····	(124)
第十三讲·····	(127)
何为精神分析? ·····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139)
黑手党母亲····· 米歇尔·吉布尔 / 著 佚名 / 译	(146)
一例幻听个案的分析治疗	
·····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151)
开场白·····	(153)
第一讲·····	(157)
第二讲·····	(166)
第三讲·····	(174)
第四讲·····	(181)
第五讲·····	(188)
第六讲·····	(195)
第七讲·····	(202)
拉康与孟子·····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209)

第一讲 辞说	(211)
第二讲 男人和女人	(221)
第三讲 反对语言学家	(228)
第四讲 反对语言学家 (续)	(236)
第五讲 天下之言性也	(245)
第六讲 冲动：性与死	(257)
第七讲 从威廉·海希到临水夫人	(268)
第八讲 临水夫人陈靖姑	(278)
第九讲 声音的知识	(285)
第十讲 Ludus	(294)
第十一讲 结语	(302)

中法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

高级研讨班讲座*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秦伟等 / 记录整理

陶杏华、赵旻 / 编校

* 原载于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内部刊物《精神分析笔记》第二卷第三期，主编：霍大同，副主编：秦伟、张晶艳，执行编辑：郑禹、尹立、严和来。

第一讲 介绍^{*}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接受的是医学训练，主要是精神病学的训练，我在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作为一名住院医师到精神病院工作。当时我们的主任开枪自杀，这件事对所有的人都影响极大，大家都极为震惊。于是，我向精神分析求教，为什么他要自杀？为什么我们被震惊？是个人的痛苦使我去接受精神分析，由此我解除了痛苦，并爱上了精神分析，最后成了一名精神分析家。

现在讲一下精神分析与医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的关系。

精神分析是由一个精神病科和神经科医生创立的，他就是弗洛伊德。他研究神经科学，之后遇到了癔症。作为一种神经症、一种综合症，癔症有许多形式。医生们试图找到其器官原因，但都未成功。医生有一种自恋的倾向：当找到原因时，大家十分高兴，当找不到原因时，大家感到十分痛苦。医生对病人很好，却找不到原因，于是只好想各种各样的方法。

弗洛伊德当时在维也纳，听说在法国南锡有人使用催眠疗法治疗癔症。催眠有两个作用：一是找原因，二是它是一种治疗方式。比起其它方法，催眠有一个优越性，即在睡眠中不知不觉地治疗，治疗过程没有什么痛苦。弗洛伊德觉得这更为人道，所以去学习。

西方文化的传统是身心分离的传统。在癔症中人们看到身心的分裂，身体症状取代了心理症状。

^{*} 时间：2000年8月11日晚7：00—9：30。

癔症是躯体症状，是在精神症状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躯体症状。

中国文化讲身心统一，但此统一性遇到了西方人的问题。

弗洛伊德看到了这个在精神中的躯体症状，因为癔症病人是在睡眠中说话的——不是身体在讲，而是精神在讲。

这就产生了一个概念：躯体转换。有一个精神性的东西引起躯体问题，例如肢体瘫痪而找不到神经系统的问题。又例如一个人头痛，医生检查了，说一切都正常。那就是心理出了问题。如果进行催眠的话，患者将讲话，不是讲头痛，而是讲让他觉得头痛的原因。

在催眠下患者讲的东西是他从来未曾给任何人讲的，甚至是从来不曾意识到的——童年回忆。弗洛伊德发现，身体所表达的症状是童年经验的扭曲表达——某个记忆，但不是一个一般的记忆，而躯体症状则代表了这个记忆。这个记忆不可能被说出来，只能以躯体症状的方式讲出来。这就是弗洛伊德通过进行催眠实践而对于癔症的发现。

由此，弗洛伊德建立了两个重要的概念：

转换——精神到躯体（的转换）

压抑——不能说出来，所以转换

弗洛伊德为此发现十分高兴。他把手放在病人前额上进行催眠，然后让对方讲童年历史。但另一方面，病人醒来以后症状转移了，例如从头转到手、手转到足。结果，讲出了原因却未治好，弗洛伊德为此又不高兴了。

弗洛伊德不高兴，他不满足、不停留，而是继续思考。后来一个女病人对弗洛伊德帮助很大。她有一次说：“别碰我，只听我说！”对于这样的一句话，一般医生不会在意。弗洛伊德却在意，他听从了她的话，开始按她的要求去倾听，在清醒状态下进行治疗。

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汉学家、作家，即《费加罗报》的专栏作者阿兰伯·赫费特，写过一本书名叫《当中国醒来的时候》，意思是中国醒来之后不得了。对于精神分析也是如此，当病人醒来的时候也是不得了——这是关键的时刻！

阿兰伯·赫费特的意思是“中国现在正在睡觉”。但这几天我在北京和成都的生活中发现，中国一直醒着，中国是一个大工地，特别是四川大学。工地会睡着吗？所以不能说中国是典型的癔症。不过也许由于精神分析的引入，中国可以讲述她的童年。

阿兰伯·赫费特先生已经长眠了，我们也可以回来讲我们的精神分析了。

这个女病人讲的仍然是童年的故事，与催眠的情况类似。但是差别在于，她现在讲得十分吃力和痛苦。这一痛苦，弗洛伊德认为是必须的。因为这不同于躯体的痛苦，它是精神性的，对于解除症状而言是必须的。

在与弗洛伊德工作中，女病人突然讲了两件（她从未记起过的）事情，都是童年时的性的诱惑，这让弗洛伊德十分震惊，同时也让患者十分震惊。诱惑——她受到性的诱惑，但不是行动——导致了她的症状。

作为受过医学教育的医生，弗洛伊德自然地将此加以推广，提出幼年创伤理论。

这就牵扯到回忆。回忆可以是真实的、已发生的事件，也可以是幻觉的回忆。

女病人相信诱惑是真实发生过的，所以弗洛伊德相信，这种回忆意味着她经受了实际的创伤经验：

童年时的性场景（原始场景）：孩子看到父母做爱。

在幼年期间，孩子可能更多地关注吃、玩等，而性场景的出现扰乱了孩子的心理发展。

讨 论

听众：是不是所有的癔症病人都经历了原始场景？

吉布尔（以下简称“吉”）：下次再讲这一问题。弗洛伊德提出性的问题，这在当时引起了公愤，大家认为是丑闻。在认识论上，医生们倾向于一种病对应于一种原因，所以弗洛伊德通过一个个案而相信这个

唯一的原因能够解释所有的症状。不过后来，弗洛伊德有变化，承认存在个体差异。

听众：能不能有别的创伤？

吉：弗洛伊德后来遇到了一个三、四十岁的女病人，她不断咳嗽，所有医生对此均无办法，所以这不是躯体的原因。弗洛伊德对她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她突然回忆起，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她十分痛苦，守孝六个月。此经验已经被遗忘。当她讲出来之后症状就消失了。

于是弗洛伊德又对此加以推广，说女儿爱父亲，因父亲的死亡而受到极大的创伤，进而说女儿爱父亲，儿子爱母亲。读者也会这样做出一般的推广和夸大。

以上说的弗洛伊德的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一步。

当精神分析家接触到一个新病人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崭新的人、崭新的对象，他忘记了以前所读过的、所见过的一切，一切都重新开始，因为个体的独特性是不可比较的。这和医生正好相反，医生是试图一般化一切，将个体归入某个分类系统之中。

听众：忘掉了以前的经验如何帮助病人呢？

吉：让他讲述他的历史，由此发现被压抑的东西，并解除压抑，这类似于浪漫的奇遇。

听众：你的立场是什么？

吉：我一只脚站在古典的一边，一只脚站在现代的一边。之所以说是古典的，是因为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说是现代的，是因为比起那些年纪更大的精神分析家而言，我还较年轻。我感到很舒服，没有什么冲突，因为中国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我来中国，本身就说明我是开放的，否则我就和别的分析家一样，去蓝色海岸度假了。

精神分析容许一种转换，从过去到现在的转换，这并不痛苦。笛卡尔的传统是身心分离的传统，这在法国占主导地位。

中国可能不一样。

精神分析派别很多，这是好事，只是大家要能够相互交流。这就好

像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它们都有许多流派。

心理咨询是给人以建议，而精神分析这一学科则是接受了病人的建议才出现的——“不要碰我，只听我说！”弗洛伊德假设了病人有能力知道并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心理咨询却假设病人没有这一能力。弗洛伊德受了很好的教育，本应给人以建议，但是他的天才却使他放弃了这些建议，而追随病人的建议。

第二讲 记忆^{*}

你们上次听我讲，也许没有抓住什么东西，所以我担心大家不来了，特别是今天雨又大，是很好的借口。不过大家都来了。在一个与西方文化差异甚大的中国，人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表明大家对西方文化感兴趣。

还是从弗洛伊德讲起。当时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了，弗洛伊德悲痛得影响了工作，做了许多梦，于是他开始分析自己，进而写了《释梦》，成为了精神分析的开创者。

弗洛伊德自己很痛苦，通过梦，他发现了此前完全遗忘的童年记忆。如同癔症病人的自由联想一样，他记下了梦，然后想到什么记什么，反复此过程，发现了许多遗忘的童年记忆。

他通过梦发现童年的经验，并写了一本书，是写给广大读者的，让专家之外的读者也来阅读，特别是那些内心深处的东西。这在维也纳医学界引起轰动，成了一件丑闻。弗洛伊德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父亲的去世使他很痛苦，他通过自由联想而有了一个缓解。这一方法也正是他治疗癔症的方法。

癔症最大的特征，是记忆被遗忘但是仍然存在于内心深处，表现在躯体症状上。由自由联想而唤起记忆，从而能够治疗癔症症状。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童年记忆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

我们的研讨班是在哲学系的背景下举办的，而弗洛伊德当时是在医学院背景下进行工作的。医生为了治疗，必须找到病因。弗洛伊德发现的方法就是自由联想——回忆过去，这一做法将问题一般化了——主体

^{*} 时间：2000年8月14日晚7：00—9：30。

存在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主体存在本身是怎么回事？父母、兄弟、姊妹是怎样的？这都和他生活在其中的、他所属的那个群体有关。例如头痛，引出了主体历史的存在与其群体的关系。弗洛伊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通过自己释梦（也许弗洛伊德患有强迫症）而得到了缓解。

弗洛伊德属于犹太人共同体，后者又处在德奥文化中。《释梦》出版之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这也与反犹的背景有关。因此癔症回忆与此共同体联在一起。头痛可能与共同体的政治、历史联在一起。也许中国人的头痛与中国文化、政治、历史联在一起。因为人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文化中构造的。

此时我想起一个成都人，是女的，叫张蓉，她在英国，写了一本书叫《鸿》。她在书中讲述了父母、祖父母的历史，类似于弗洛伊德在《释梦》中的讲述，尽管二人都是在没有精神分析家的帮助下讲述。请不要认为这很容易，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发现回忆是困难的，并且是痛苦的。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提议的回忆，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共同体的回忆。

弗洛伊德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把疾病转成了个人的、社会的和存在的历史。精神病学没有办法，但是不得不找到一个方法。例如一个人引起了社会的混乱，警察就将他抓起来，要么送进监狱，要么送进精神病院。这样精神病院的医生们起了保证社会稳定的作用。

精神分析不回应社会的这个需要，而把这一工作留给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只让患者讲，给患者一个言说的权利，这是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之间的差异。张蓉讲母亲的故事，通过她的讲述，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弗洛伊德，还有别的人也发现症状与文化、政治和宗教是相关的。所以，弗洛伊德要求患者进行充分的联想，讲述历史，以达到身心的健康。

在中世纪，基督教、天主教中有忏悔的传统，但这不是自由联想，而是说如何犯了原罪，神甫予以原谅。曾有一个时期，神甫不原谅，而是起诉此人及其家人。所以在弗洛伊德之前，人就知道人的历史与家庭、与共同体的历史是联在一起的。为了了解此人的历史，可以查档案，询

问其周围的人——这是社会学调查。精神分析不这样做，它只采用躺椅，只是让他讲述，以此了解此人的历史；同时让此人也了解、也懂得自己的历史。

作为医生，弗洛伊德在患者讲述之后绝不转述于他人，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秘密。这一点很重要。我的朋友在阿根廷军政府时期因为拒绝政府对于患者的调查而入狱。

精神分析就是让患者讲述其回忆，大多数是与历史事件有关的。这是弗洛伊德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并用于癔症患者身上。霍大同经常有一个口误，混淆两个法语单词：Hystérique, Historique。弗洛伊德在 Hystérique 那里发现了 Historique（霍大同先生补充：我有一个历史学训练的背景，所以在精神分析家的面孔背后，还有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

对于霍大同自己而言，解释是一种快乐，他通过这个语误而发现了问题，但这与你们无关，所以你们不感到快乐。

弗洛伊德说，作为一个癔症患者，在意识中认识不到自己被压抑的历史，但是其身体认识到了。治疗的任务就是回忆，把身体所认识到的历史转成意识中的历史。

讨 论

听众：如何区别真实的与虚幻的记忆？

吉：弗洛伊德刚开始时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如果回忆都是真实的，那精神分析就太漂亮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弗洛伊德发现了患者创造出来的记忆，试图区别真的记忆与假的记忆，他将后者称为屏蔽记忆（Souvenirs Ecrans）；因为癔症患者很难讲述真实记忆，所以以假的屏蔽记忆抵挡了对真实记忆的重忆。在精神分析引入法国很久之后，法国的精神分析家才认识到二者同样的重要，都是积极的，对二者进行区别不是精神分析家的工作，精神分析家既不满足于真实记忆也不满足于虚幻记忆。